

旅途 JOURNEY

山鼓

□ 贾雄伟

骑行过辽宁省柳城镇与台子镇交界的“三十三道弯”，看见烟波浩渺的燕山湖，挺拔青葱的芦苇草，撒欢高叫的白野鸭，以为艰苦的行程已过，可以在被烈日烤过的树荫下歇歇脚了。可指向山南的路标牌却告诉我，目的地北四家子乡还在山的另一侧，于是对自己说，翻过和缓的山丘，说不定又是别样的风景。

路是新修的，10米宽，平平坦坦，沿着山势崎岖，顺着沟岔伸展。柏油没有晒得开裂、黏稠，因为走路的行人实在太少。几分钟不见一辆摩托车的嘟嘟声，让我惊叹自己的幸福与勇气。在路上，我可以左右突地乱骑，可以因为光线向右而逆行在左路的树影下乘凉。阳光太毒了，山坡太多了，人们都被行路的艰苦和正午的毒阳吓住了，待在屋里搓麻、看电视。我看见横穿马路的山兔子，它蓬松的皮毛油滑光洁，奇货可居；长长的耳朵高高竖起，听风窃语；灰色的身形优美矫健，卧立自如，貌似停留了好几十秒。

我回头一望碧绿的燕山湖和湖中危峰俏立的万福岛，宛若画中仙境，妙不可言。燕山湖是万树丛中精心镶嵌的翡翠，是峰峦叠嶂里昼夜闪亮的珍珠。万福岛是翠中刺绣，壁上光斑，缥缈可闻钟声，浩荡可迎客船。横河子小学坐落在山腰处，马路边，墙外是密密麻麻的庄稼，墙内是蓬勃生长的野草，一杆红旗高傲地飘在半空，烈烈舒展，艳过骄阳。孩子们放假了，校门却敞开着，沉静而安详。这是路不拾遗的好地方，我羡慕孩子们上学时天天可以居高临下，天天可以饱览湖光山色，望断雁雀落霞……

路边是山沟，山沟里有人家。我看见炊烟袅袅飘来，乡亲们鱼贯进入一户绿树掩映、青砖青瓦的人家，白云深处，喜气盈盈。路边的小树树冠还未长开，树身纤细而结实，树叶碎碎念念，做无风的摇摆。小树与油路一齐伸展、铺开，似未成年的村姑，水灵却腼腆，给我半身微凉。

走着走着，看见路灯了。一排排纤细的路灯高挑而绅士，笔直的灯杆上刷着雪白的油漆，光洁而不刺眼；银色的灯架闪烁着金属的光泽；灯泡用的玻璃是通透的，厚而不污，庄而不拙。路灯是现代化的产物，是村庄走向文明和富庶的标志。传统的村落不是工业文明的弃儿，她被技术和人们的需要所解构，其脱胎换骨的蜕变与转型伴随着艰难，也洋溢着欢乐。我与沿路商店老板攀谈，他姓刘，是村委会的会计。他告诉我此处是谢杖子村，北四家子乡所辖，是一个文化事业繁荣的好地方。一个开铲车的小伙子每年春节搭功夫搭钱组织乡村春晚，搅得男女老少心花怒放，谁都想跃跃欲试。我说这里山峦叠翠，植被种类丰富，植株茂密。刘会计解释说，因为邻近大凌河，井水并不深，往年十多米就能抽上水来了，今年困难些，但山上有一口备战井，自家井水吃着费劲，打备战井里的水就方便容易些。“老百姓靠天吃饭，路油、车通、灯亮、饱暖、快快乐乐就是小康生活了。”老刘感慨道。我问他谢杖子上朝阳市怎么走，老头仙人指路般给我引出前面开阔的行程，从他经营的小超市里，我购得两瓶汽水、两瓶冰镇可乐。此时正值中午12点，我一边边嚼一边听他讲述。其间两辆货车呼啸而过，没看见有老乡进去买货。

谢杖子村其实是在马路底下的山沟里。老刘择其势在路上握住商机、开店筑房置业。一走近这里，我就听见沟里传来阵阵铿锵的鼓声，有韵律，有节拍，鼓点欢快，越敲越响。老刘说，村里的文化广场就要建完了，太阳能路灯亮到后半夜两三点钟，老百姓敞敞亮亮地在上边扭秧歌、跳舞蹈，兴高采烈，忘了回家。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，在家憋不住，大中午的也要乐一乐，所以就打鼓敲锣，好一番动静。我把好奇而惊喜的目光投向坡下的沟里，鼓声渐近，人声渐远，歌声袅袅，车行野壑，亦如桃源……

庭院深深桂花香

□ 李方圆 邱有平

历经160多年的沧桑岁月，桂花屋这座大宅风光依旧，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

庭院深深深几许，青砖黛瓦、雕梁画栋。初秋时节，笔者来到江西省石城县，探访神往已久的百年桂花屋，只见它似一位双鬓斑白的沉默老者，屹立于繁华的闹市街区，细看风起云涌，闲听琴水潺潺。踏入庭院，古朴的木雕门窗仿佛把人们带回那个烽火战乱的年代，声声雨滴溅落屋檐，仿佛在述说着那一段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……

桂花屋因何得名，为何所建？

据石城县文化馆馆长黄慕云介绍，石城北门人氏黄性存，至清道光末年因经商而聚敛资财数十万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豪。黄发家之后，便择址在县署之南、熊

黄二祠堂之间，建造了一栋豪宅，高墙深院，雕梁画栋，富丽堂皇，尤为巧妙的是屋主竟将房基上原植的金桂、银桂各一株保留为南院进门的景观，并在东西各建花厅一间，这样便形成了五进数十间的布局。那时正是桂花盛开季节，满庭芬芳香飘数里，黄氏便为豪宅取名为“桂花屋”。

临近正门，只见几个浑厚的“桂花屋”大字悬于正门上方，门槛已经被历史的岁月磨出了深深的凹槽，庭院内左右各一棵桂花树，静静地诉说历史的变迁，迎接着游客人来人往。

桂花屋讲解员黄皓琬说，桂花屋始建于清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，至今已有

160多年的历史，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，有上下两层58间房间，有前厅、后厅，两侧是厢房，是一幢极为典型的赣南“九井十八厅”的三堂府第式客家民居建筑。该屋砖木结构，悬山顶，穿斗式木构架，坐北朝南，青砖瓦面，屋内雕梁画栋，古朴典雅，是客家建筑中的精品。

“有志攘夷愿未酬，七旬苗格得难谋；足跟踏开云山路，眼底空悬海月秋。”笔者踏入桂花屋西花厅，墙上的两行草书透出了几分年少轻狂与无可奈何。简陋的屋内摆放着一张铺满稻草的木床，旁边面目清秀、身着龙袍的少年双手拖着镣铐。据讲解员介绍，他就是洪秀全的长子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。

据史料记载，公元1864年（清同治三年），天京（南京）沦陷，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（洪秀全长子）在干王洪仁玕、昭王黄文英、尊王刘庆汉、恤王洪仁政等王的保护下，率太平军余部一路南下，同年10月9日途经石城与广昌交界处遭清军伏击。10月23日，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五王被捕，囚禁于桂花屋。后被押抵至省城南昌遭杀害。至此，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，以幼天王为首的诸王在石城的覆灭而宣告结束。

“桂花屋”成为了这一重要历史的实物见证者。

精明的文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，桂花屋与太平天国之间存在着诸多机缘巧合。据石城县博物馆馆长罗德胜介绍，1851年修建桂花屋，落成1864年，与太平天国起义（1851年）、沦陷时间（1864年）完全一致，时间上完全巧合；太平天国起义于花都，建都于南京（石头城），而终结地是石城，在地名上又是一个巧合；此外，桂花屋五个马头墙与太平天国五王在石城蒙难，在数量上吻合在一起。

豪饮不宜 小酌尚可

□ 王晓

先生的老师，研究民国才女的陈教授，说起酒，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：豪饮不宜，小酌尚可。其实，他说的不仅是酒，而是一道哲学命题，涵盖人的种种欲望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

就着孩子上学，我们住到了学区旁的小套房，48个平方。好在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生活设施样样有，干净整洁。最喜欢的是，屋子里全部铺实木地板，满足我赤脚在家中走来走去的愿望。心里对这处狭小紧凑的空间还是满意的。虽然没有乡下大房子宽敞，但不自觉中减少了购物次数，省了不少钱，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也一清二楚，根本不要翻箱倒柜。关起门来过简约的小日子，舒服啊。

但这道遥很快被定居上海的大姑子一家的到来驱散得灰飞烟灭。我生活的城市有露天浴场，纯天然，水质好，游泳的人不多。爱好户外运动的大姑子一家三口就回娘家度暑假了。老人们都在乡下，蚊虫多，大姑子一家住不惯，我家就成了大本营。48个平方米，本来住我们3个人，箱子柜子不敢买，怕买了没地转身。这下好了，一下又增加3个，都是120斤以上的块头，拥挤可以想象。

洗澡要排队。我家的大小姐和大姑子家的大公子，三请四邀才放下手机、电脑去洗，一洗半天不出来，外面人着急上厕所捶门都不开。等这两人洗过，才轮到大人洗。有大姑子两口子在，我得赶快把换下来的衣服包包扎扎，到阳台上洗手，让出卫生间给他们洗澡，以免看到花花绿绿的內衣彼此尴尬。每天洗澡，是我家第一

头疼的事，说是自家人，还是内外有别的，毕竟我和姐夫也做不到像亲兄弟一个样。

睡觉也麻烦。刚到的那晚，大姑子说：“今天迟了，在地板上凑合一晚，明天我们去住快捷酒店，免得打扰你们的正常生活”。我们赶紧挽留：“到家了，怎么能住酒店？”若是他们3个回娘家还要住酒店，我婆婆还能给我好脸色？心里也幻想，他们住酒店，我就天天带他们去饭店，把小城美食尝个遍，以尽地主之谊。我认为时尚的大姑子在我们这小窝住不长，说要凑合的这一晚绝对不能凑合。赶紧跪在地上，把地板擦得锃亮，免得给她留下邋遢的印象。把床给大姑子和她家少爷睡，我和大小姐睡地板，老公和姐夫睡小卧室。凑合过一晚，大姑子不提住酒店的话了。这样的睡法，三五天大小姐新鲜，七八天大小姐烦躁。懒觉睡不成，到时要卷铺盖卷，不让地都下不了脚。练琴没地方，看书没氛围，暑假作业还没完成呢，没得法子，只好去图书馆。

吃饭更是大事。大姑子一家难得回来住几天，饭菜丰盛与否，是检验态度的最好标准。天气那个热啊，工作那个忙啊，买菜那个惶恐啊，厨艺那个蹩脚啊，排除万难，要把一天三顿弄好。自己一家三口吃饭，我说罢工就罢工。大姑子有洁癖，外面的饭菜不吃。婆婆每天从乡下送些肠子、肚子上来，都是难打理的，硬着头皮要收拾，因为大姑子爱吃，她儿子爱吃。我这当弟媳妇的、当舅妈的，这点小事做不好，婆婆不训死我。

大姑子一家因为玩得开心，吃得舒

服，三五天的假期延长到半个月，可怜我做了半个月的保洁员、采购员、超级厨娘，陪吃陪睡陪玩，筋疲力尽。大姑子走时丢下五张红钞票，说是当酒店住宿费。我转手塞给她儿子了。他们走后，我进了一趟医院，花了三千块，没瞧出名堂，就是胸闷头晕乏力，医生说最好的药方是不要操劳，注意休息。人到中年，老胳膊老腿伤不起。

亲戚都走动不现实，亲人不走动说不过去。但走动要有度，不能将别人的生活弄得一团糟。比如大姑子于我老公、婆婆，长时间不见彼此想念，回娘家也正常。只是每家的生活都有变化，尤其遇到住房紧张、孩子学业关键的时期，住个三五天，看看亲人叙叙家常，就可以了。时间再长，就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了深度不便，再以酒店结算住宿费的方式结算亲情，就将好感与情义一抹干净。

我们也带孩子去上海看过姑姑的，顺带旅游。只是我们住遍了酒店，小，干净，三五天花不了几个钱。白天，大姑子一家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，我们玩我们的。晚上有空，去饭店聚一聚，就行了。许是我们那样的探亲没让小姑子感到了点劳累，所以才在我们的蜗居一住半月。这大城市人，到了小城市，行为举止就一点不跟国际接轨了。



红 柚

□ 刘玮玉

听说柚子熟了，我不曾感觉。如今我远离家乡，只身在外。我生活的地方没有柚子树，卖水果的店里却长年都有包装精美的柚子，但闻不到柚子该有的芳香，吃不出故乡柚子特有的味道。刻在记忆里老家菜园一角的红柚，总在秋天的梦里，与我细诉年复一年的相思。

只记得中秋来临前，正是柚子采摘的时候。依稀记得，父亲拿着长长的竹竿，一边对着树上的柚子使劲敲，一边叮嘱着底下的小人儿不要靠近，随着“咚”的一声柚子落地，在刚收完花生、干燥光秃的菜垄上扬起了一片尘土，也掀起了小人儿们欢喜的尖叫。七个姊妹里我个子最小，但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柚子从树下抱起，然后再翘首期待着下一个。父亲则笑着，一边找着躲在浓密树叶中的柚子，一边招呼过往的路人带个柚子回家尝尝，小人儿也总懂事地笑着把柚子隔着篱笆递过去……

打柚归来，母亲忙碌着把柚子分送给左邻右舍，父亲则开始剖柚子：柚外圆心的地方落刀，十字切口，分开柚皮，取出柚心，把周边的白色絮状剥净，红柚完整呈现，分开是一瓣瓣如弯月。父亲总爱小心把薄处的皮分开，再从厚处向上顶，柚肉张开，粉粉的，水水的，如盛开的花朵般，递给一边馋着的小人儿，暖暖的笑容里透着满满的爱……

无论柚子多少，总会留几个到中秋夜。那剥干净的弯月紧凑拼成的圆连同月饼、花生放在案台上，对着月亮，祷告来年的平安与团圆……皎洁的月无言，挺拔的柚树无言，酸甜的红柚无言，大人的高谈与孩子们的欢笑却在房前屋后，长巷短巷，四起，飘送远方。

这样如画的场景随着年龄的渐长，远去了，断篇了。善良的父亲过世很久了，慈爱的母亲也老得走不动了，菜园不在了，柚树更不在了……那酸甜的红柚，只在记忆，在梦中，在与姐妹的感触里，在我儿时快乐的期待里存在。



坝上云起

赵 晶摄

流年